

縮
小
了
的
鉅
著

世界名著廿八種

F200.4/281/76

縮小了的鉅著

譯者 徐培仁等
出版者 大國書店
經售處 激流書店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版

上編

風行一時的文學傑作

瞬息京華 Moment in Peking.....

一

一夜天才 Genius for a Night.....

四

拿破崙重返巴黎 The Hunderd Days.....

三

進攻 Invasion.....

三

狼號艦 The Cruise of the Raider "Wolf".....

五

四萬萬主顧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八

奇風異俗 From the South Seas.....

一〇四

趣味深厚的哲學鉅著

我的人生觀 林語堂著..... 一〇九

七次經歷 Stuart Chase..... 二五

不出版的自傳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 一四三
思想的堡壘 How To Think Straight 一五七

最新科學佳書

月球的真面目 Through space and Time 一六〇
萬能的分光器 Atoms in Action 一六五
未生嬰兒的生命史 Biography of the Unborn 一七一

下編

傳記精華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卡普勒·茲拉托戈洛舍著 一八五
甘地評傳 Thon Gervinher 著 二〇七

尼黑魯評傳	Thon Gunther 著	二二五
山額夫人自傳	Margaret Sanger	二二九
蕭伯納傳	"George Bernard Shaw"	二六八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張若谷原著	二八九

轟動世界的修養名著

人是受環境支配的麼	The Rediscovery of Man	二〇一
何必疲勞	Why Be Tired?	二〇五
我曾經是個瘋子	Monia	二一七
處世藝術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二二一
意志力	Self-Analysis Made Simple	二四七
音樂與人生	The Doctor Prescribes Music	二五〇
怎樣出人頭地	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二五八
祖母的精神生活	Grandma Called it Carnal	二七四

瞬息京華(上)

原著者 林語堂
節述者 越齋

——本書已當選爲一九三九年百部佳作之一——

書名：Moment in Peking

定價：中國特版國幣八元五角

出版：紐約John Day Co.

本書係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英文字數約廿五萬字，譯成中文，約五十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一九三八年春天，林氏突然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後感此非其時，且紅樓夢與現代的新中國離得太遠，所以決定寫一本小說，動手時，先把腦中想好的畫成表格，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的事情也記下來。費時共一年，始完成這部鉅著。據快訊社二月廿二日紐約電，此書已售出二十五萬部，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已閱讀該書。其受人歡迎，可見一斑。

這是前清光緒廿七年七月二十日，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一家住宅的門首，排列着五輛空的騾車，旁人一看，便知道是將要出門遠行的徵象。過不多時候，一羣家人僕婦丫頭搬着行李

走出門來，後面跟着許多女眷。最先是一個衣服樸素的年青美貌婦人，兩手各攬着一個女孩子。這婦人是這家主婦的寡居乾女兒，名叫珊瑚，因是無依無靠，所以自丈夫亡故，就寄居在乾娘

家裏替乾娘管理家務。她所攪着的兩個女孩子是這家主人的兩個女兒。大的名叫木蘭，小的叫莫愁。她們的後面，主婦跟着出來，由一個名叫銀簾的丫頭攙扶着，主婦年約三十歲，身材很長大。最後走的是主人姚斯庵，他的兒子體仁，和主人的舅兄馮治庵各人出來之後，紛紛上車，體仁和娘舅坐一車，姚太太和一個丫頭抱着她最小之兒子阿非坐一車，木蘭兩姊妹和乾姊妹珊瑚坐一車，銀簾和另外兩個丫頭坐一車，主人獨坐一車。姚斯庵上車之後，即叫過看門的老董，吩咐他好好的看守房屋。姚太太向站着觀看的鄰居們點首招呼，告訴他們說是到西山去看望親戚，三五天就要回來的。但是鄰居們在這謠傳各國聯軍已將開到北京來對付拳匪的時候，明知姚家是逃難去的。姚斯庵世代經商，在京津蘇杭等地都開着店鋪，家裏很有錢。他篤信道教，對於莊老之學很有心得。自從拳匪作亂之後，他始終極爲鎮靜，直到這時看看形勢更加劣惡，方決計到杭州去避難。他最愛他的大女兒木蘭，常對她說：一個人只要居心正，就能免去一切災難。木蘭很信仰她的父親，自聽到這句教訓之後，終身沒有忘記，使她以後得益不少。

京津一帶從五月之後，即已密佈戰雲。各國聯軍早已佔領沿海地方，不過京津鐵路已被拳匪拆毀，西太后對於和戰猶豫不決，朝廷大臣也意見紛紜，而對於拳匪的態度，更爲矛盾，一

忽兒下令拘拿拳匪首領，一忽兒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爲外交部尙書。宮內的太監們大都從慈禧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革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的意思。因此拳匪的勢力日漸增長，公然高叫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罪。所謂一龍，就是光緒帝，二虎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他們都是主張維新的，所以爲拳匪所反對。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歸還給光緒帝，使太后更加憤恨，更有倚賴拳匪去剿滅洋人的決心。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但是都被斬首。因此拳匪的焰勢愈張，公然整隊開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堂。拳匪所要除滅的人，有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分別。大毛子是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受僱於洋人的中國人，和能說洋話的中國人。他們提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逐一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向上飛的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看見洋貨，不論大小，一概焚燬。到了北京之後，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可笑，就是西遊記裏邊的孫行者。

姚斯庵學問既深，心地也很開通，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並不贊成拳匪的行爲。他以爲拳匪的荒謬舉動，非但不能成事，而

且有害於國家。這時候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軍所殺死，東交民巷被圍攻。幸而奉着太后諭旨去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人尚明白，心知這是不合理的，在暗地裏極力保護。但是對於拳匪實在沒有辦法，祇好聽任他們到處焚殺。姚斯庵眼看着這種景像，明知北京已非樂土，但因向來抱着人的命運天爲之主的宗旨，所以起初並沒有遷地爲良的意思。且因四郊多兵，道途也不平靖，更不願意去冒險。直到他的太太勸之再三，並說：『你雖不顧一身，但是難道你也不顧這許多孩子們的性命嗎？』斯庵聽了這話，方始答允動身。最初的主意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爲這時候山東的巡撫是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喚十個拳匪到他的衙門裏去，試驗他們的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叫拳匪一排立着，由一隊兵士開鎗打去。砰！幾聲響之後，拳匪竟是毫髮不傷。拳匪自然滿臉得意，但是袁世凱笑了一笑，掏出自己的手鎗，連連開去，幾個拳匪便應聲倒地。原來兵士是受了賄賂開的空鎗。因此一事，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多偷偷地逃到直隸去了，所以山東倒很安靜。

姚家逃難赴抗最便利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之間已發生戰事，道途不通，運河裏邊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行走。所以只好走旱路出永定門到涿州，再取道南行，到德州在運河乘船到杭州。這時東南各省督撫已和洋人訂了互

保條約，各不相犯，所以這條路上是很爲平靜的。

這年木蘭剛剛十歲，生得秀豔聰明，已很懂人事。她和八歲的妹妹莫愁，跟着乾姊姊珊瑚，同坐一車。因爲是初次出遠門，所以看見了鄉間的景物，覺得很有趣。沿路並看見許多祖師壇前都有八跪在那裏，大概是在試驗二毛子。趕車的文指示許多穿着紅褲的女子給她們看，說都是女拳匪，名稱叫做紅燈罩。

他們在路上，最初的三天平安無事。經過涿州後，就向保定前進，情形便漸漸地不大佳妙。謠傳聯軍已進佔北京，甘軍敗兵都向南退走，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奸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逃難的人民。姚家因爲走得早兩天，所以正走在兵隊的前面，所到的地方，比較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姚斯庵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未到之前，趕到德州。第四天的晚上，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逃來的人說，那邊情形不大好。姚家這時已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法。所以第五天的早晨，全家依舊登車上路，希望當天晚上可以到河間。但是正走在半途的時候，木蘭所坐的一輛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離新中驛已經不遠，勉強由駕車的駕着，趕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驛裏借了一

匹馬駕着木蘭姊妹等所坐的車子，繼續登程。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開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以爲至多一小時必可安然到達。不意正在這時候，有許多服裝不全的兵士，夾着許多逃難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頓時擁擠起來，而且又起了鎗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不能行走。姚太太連忙叫珊珊將兩個孩子抱到他的車上去。珊珊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腳，行走很不便利，驢車又甚高，費了許多的力氣，方能下車，站到平地上。伸手去抱了莫愁下來，先送到姚太太的車上，再回來抱木蘭。但是還沒有抱到木蘭車子的旁邊，鎗聲忽然又起，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車上駕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所借的那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狂奔。霎時塵土障天，人聲鼎沸。等到姚太太和珊珊再來尋時，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大家自然十分恐慌，姚斯庵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找尋。亂了半天，始終沒有影蹤。不得已祇好到了河間，再說。那晚上在河間的客店中集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姚斯庵帶了那失去車子的駕車人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爲駕車人親眼看見那車子的馬先向旁邊跑入高梁田裏，又轉身向後跑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姚斯庵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已不知去向。斯庵無法，祇好垂頭喪氣地回到河間。姚太太原已哭了一夜，這時見斯庵空手回來，自然哭得

更爲利害。斯庵思付了一回，便寫了許多張招貼，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駕車的人到四面鄉間去找尋，但終無下落。後來又因聽見說拐小孩的拐子大都從滄州而來，所以又由馮舅老爺到那裏尋，但也沒有尋着。這天的夜裏，姚太太做了一個夢，看見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游玩。第二天早晨，她將這夢告訴了斯庵，使夫婦兩人略爲生了一些希望。過了幾天，仍不知其下落，他們祇得依舊登程去了。

木蘭自從那駕車的馬受傷溜了之後，心裏很恐慌，但並不哭泣。心思必須下車才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車所阻而略爲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跑了一段路，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而來，她看見當中有一個笑喜喜的面貌生得很爲和善，就要求他，請他送她到父母那裏去。兵士問她父母在那裏，她又不懂得。他問這個地名，所以同說在德州。這時候有一個腰繫紅帶的婦人走了過來，聽見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接着說她的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了去。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些兵士一同向前走去。那婦人大約就是這一隊兵士的隊長，她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攆了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那婦人告訴木蘭說，洋兵已進北京，太后和光緒帝已經逃難，義和團已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生。木蘭就問她

義和團既有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何以也會被洋人打死。那婦人回說，祖師爺沒有看見過這種洋鎗，而且洋人另外用一種祖師爺所不懂的法術，洋人拿一個小管放在眼前，就能看見一千里，所以義和團打不過他們。

那搯她的兵士和木蘭要好，走在路上，總是一面走路一面說笑，並且教木蘭說英文，他所教的是：

來叫 Come 去叫 Go 廿四個銅錢 Twenty four 番薯 Potato 也司也司，諸。

木蘭的英語，第一課是拳匪所授，這是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們走了好幾天，尚沒有到德州，而且所走的都是荒僻小路。陰裏的兵士因沿路各自回家，也逐漸減少，最後祇剩了那婦人和背木蘭的那人。又走了一天，背木蘭的人也到了家了，於是祇剩下那婦人，帶了木蘭回到德州。穿城而過，重新出了城門，走到鄉下，方始到了那婦人的家中。到了之後，就將木蘭關在一間狹小的房裏。兩天之後，又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那婦人推進來，關在一起。木蘭問她，方知她名叫暗香，也是被婦人所拐來的。又過了幾天，婦人喚木蘭出去說，已經找到她的父母，現在領她同去。木蘭自然很快活，就跟着同到運河旁邊，由婦人抱她領上一條官船。木蘭上船時，以為艙裏，必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到了裏邊一看，全是生人。上面坐着一個年老的婦人，衣服極為華麗。兩旁站着幾個

男女孩子，老婦人很慈善地安慰木蘭，叫她不要害怕。又有一個相貌威嚴的老者走過來，向她說，他姓曾，是她父親姚斯庵的朋友。這次也是因避難回泰安，經過濟州時，看見了姚家的招貼，特覓了一個拐匪的同道中人，花了二百兩銀子，將她贖出來的。她現在可以同到泰安去，到了那裏，再打電報到杭州去招呼她的父親來接她。木蘭聽了這番說話，始覺放心。

曾家的人因為木蘭長得美麗，而且性情活潑，所以都很愛她。在船上過了幾天，又知道曾老爺名叫文樸，在北京做着很大的官。他有一位太太，和一個姨太太名叫錢桂姐。太太生了三個兒子，大的名平亞，這年十六歲，第二，靖亞，十三歲，第三，興亞，十一歲。錢太太生了兩個女孩，大的名愛蓮，六歲，小的名麗萍，尚不滿一歲。

曾家在東河登岸，改乘轎子到泰安。第二天下午到家，府縣官都親來迎接。曾家住宅在東門相近，房屋雖已舊，但是很大，也很講究。文樸的母親曾老太太已在大廳上等候，看見他們都來了，極為歡喜。又看見木蘭，覺得不認識，問了文樸，方知所以，拉到身邊問了許多的話，並說明天去叫她，的內姪孫女沈曼娘來和她作伴。又說木蘭長得太好了，將來做曾家的媳婦到很不錯。木蘭聽了，很害羞。

第二天沈曼娘來了。她比木蘭大四歲，父親是一個書生，家

裏很窮苦。曼娘長得也很美麗，而且性情極和順，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曾老太太早已有意要她做大孫媳婦。她常到曾家盤桓，名義上雖尚未定親，但實在也和養媳婦差不多。木蘭和曼娘相見了之後，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極要好，兩個人同睡同吃，十分親密，後來竟似親姊妹一般了。

曾文樸回家之後，恐兒女們的功課荒疏，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娘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放學之後，大家常到後面花園裏去玩耍，但是不大出門，只有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遊玩了一天。遊山的時節，因為女眷都是小腳，所以上下很不便，只有木蘭因她的父親讀過梁啟超所著的不纏足論，極為感動，所以沒有叫她纏過足，在山上跑來跑去，好不自由。平常時節別人對於她的不纏足都有些詫異，但這時又不覺羨慕她了。

姚斯庵自從接到曾家的電報，知道木蘭已經尋到，全家方始放心。斯庵便於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到了曾家，先謝過曾老太太、曾文樸和曾太太，又命木蘭拜文樸夫婦為乾爹媽。住了一兩天，即帶了木蘭先回北京。

這時聯軍雖尚駐在北京，但城中已經平靖，一切亂像都已成過去。在恢復秩序的時節，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一洪某要去做姨太太，洪某後來被任為出使俄德奧荷等

國大臣，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講那幾國的言語。後來洪某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司令華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講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為寵愛，而她也乘此機會向華德西勸解，叫他處處寬大為懷，不要過於殘酷。華德西很聽信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够免於一死。北京人因此這場功勞，極看重她。此後平常人都稱她為賽二爺，甚至有要想討好外國總司令的人，竟稱她為憲太太。那時她的勢力之大，也可見一斑了。

姚斯庵帶了木蘭回到北京，故居微幸得很，一些沒有損壞。臨走時埋藏在院子裏石板底下的許多值錢古玩，也絲毫無損，所以心裏很欣幸。姚太太和莫愁等直到次年三月方始回京，看見木蘭，心肝肉啊的又哭又笑。這是母女重逢的一樁喜事，各人心裏的快活，自不必說了。過了一個月，曾家也回北京。曾姚兩家從此通家往來，甚為要好。有一天曾家請木蘭和莫愁兩姊妹去吃中飯，姚太太即叫僕婦趙媽送了去。到曾家後，木蘭因為兩家離得接近，所以叫趙媽先回去，說停刻自己回家，不必來接。兩姊妹吃過飯後，辭了曾家出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兒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倆難得有此機會在街上自由走走，所以這樣那樣都要去看看。看見打拳的，賣糖的，西洋鏡之類，都覺得是目所未見，很為新奇。看見一個賣糖山楂的，便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

隨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她身後伸過來拉住了她。回頭一看，乃是她的哥哥體仁，滿臉怒容，罵她們太沒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並且在木蘭的頭上打了一下。木蘭不服，吵了起來，鬧了半天，方始回家。

體仁因為母親的溺愛，養成狂妄的脾氣，凡事任性胡爲，他只怕一個父親。但是並不聽他的話，所以斯庵很不歡喜他。木蘭姊妹也因他常要打罵，和他不睦。他的少爺脾氣很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頭僕婦，稍有一些不遂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之外，差不多都同他不對。當中惟有那太太身邊的丫頭銀簾和他很要好，兩人常常在暗地裏談情說愛，甚至有永不分離的密誓。

泰安會家自從文樸夫婦回京，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很是寂寞，湊着曼娘的父親剛剛故世，所以就請曼娘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娘便長住會家。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做主，替她的大孫兒平亞和曼娘定親。平亞因爲此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

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爲自從拳匪平定之後，朝廷銳意維新，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和婚，禁止織足，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將書院改爲學校，畢業生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第。所有學堂都是新創的，對於教材尚未有統一的辦法，以致茫無頭緒，各自爲政。會文樸看

見這種景像，也覺無所適從，所以平亞也暫時輟學。文樸便乘此機會，叫太太帶了他回泰安去，行訂婚大禮，直到次年的正月始回北京。不意到了二月裏邊，平亞忽然生起病來，而且病得很利害。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强壯，又因用功過度，更加衰弱。這次的病是受寒而起。文樸夫婦初時還當他是傷風之類，不甚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請太醫院的大夫來診治，說是傷寒重症。文樸夫婦方着慌起來。又過了幾天，病勢好像更是凶險。會太太便想到充喜的方法，於是趕緊派人回泰安去，將曼娘母女接到北京，由會太太向曼娘和她的母親沈太太微得了同意，立刻舉行婚禮。結婚的那天，因爲新郎病在床上，不能拜堂，所以就由新媒拜過天地，行過廟見禮，就算完事。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那天來賀喜的客人除了姚家之外，還有會文樸的同僚牛志道夫婦兩人。木蘭因爲和曼娘很親密，早幾天便已到會家去，住在那邊幫着曼娘料理一切。她和興亞年紀相仿，每日見面，便發生了一種感情，就是會太太也已看中了木蘭，想要她做第三個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牛志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大臣，權力極大，一時有牛財神之稱，可惜貪財好貨，不惜聲名，所以人民多很恨他。他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懷玉，次子名叫道玉。女兒名叫素雲，和會家的二少爺平亞不相上下。牛志道那天在喜酒席上看見二少爺平亞，覺得和素雲很相配，便有了替

素雲許給他的意思。過了幾時，挽人做媒，一說竟成功了。

平亞自從充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每天侍候着他，病就一天好一天。曼娘自然格外欣慰，以為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

姚斯庵在曾家喜事那天，帶了太太和兒女去吃喜酒，只留下珊瑚和銀簾看家。吃酒的中間，體仁不待終席，就已偷偷地溜走。斯庵轉眼不見了兒子，明知他是回家和銀簾鬼混去了，心裏很不樂，所以在夜裏回家後，就將體仁打了一頓。

喜事後，曾太太也到了北京來看孫子和新孫媳婦。一到之後，便叫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許多日子，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老太太帶來的食物當中，有泰安的粽子，是關家都喜吃的。老太太特地叫丫頭送一個到新房裏去給新娘吃，並叮囑說：『二少爺病尚未好，萬不可多吃。』那知平亞最愛吃這粽子，看見曼娘拿在手中，便搶過來吃了大半個。不料到半夜裏，肚痛起來，病勢頓時轉變，捱到次日的午時便死了。曼娘哭得死去活來，堅要殉節，幸而有木蘭在旁力勸，始能阻住。這天晚上，木蘭便也回家去了。曾太太看見兒子已死，覺得心上很過意不去，所以看待曼娘十分優厚，並為安慰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買了一個嬰兒給與曼娘為子，取名阿蘇。這個孩兒，生得極可愛，曼娘專心於看顧小孩，因而也漸漸地減少了她的哀痛。

自此之後，木蘭常到曾家去，不時住在那邊，陪著曼娘，時常講些北京的故事給她聽。她有兩個最喜愛的故事，一個是關於禁城北面鐘樓的大鐘故事。說鑄鐘的匠人，繞了幾次，終久繞不成功。這是奉旨鑄造的東西，如若鑄不成，便有大罪，所以匠人恐懼的了不得。他的女兒爲了救她的父親起見，脫了衣服跳入鑄鐵的鍋中，因此鐘即鑄成，而他的女兒也被人崇拜爲神，稱爲鐘靈聖母。第二個故事所述是高梁橋的來由。故事說明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甚至河井都乾枯缺水。有一天夜裏皇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簍。皇帝問他同妻子裏邊裝的什麼東西，老者回說，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即命太監高梁騎了馬出西便門去祭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簍截一下子，立刻掉轉馬頭回來，不可回頭。高梁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上走。他便跑過去將油簍截了一下，回馬便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巨潮澎湃的聲音。他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回頭一望，便被潮水所擁上來而淹死。皇帝因他這場功勞，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座橋，題名高梁橋，以紀念他。

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的一個大轉變。她的父親因聽了一位傅先生的議論，決計命她改進學校去。

讀書。這位傅先生是四川人，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後來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也就是他所發明的。他身材很矮小，有雅片烟癮，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很遠大，是當時新派裏邊傑出的人物。他很熱心提倡女學，設立了第一所官立女學校。傅斯庵由曾文樸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因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有一天，傅先生請姚家一家人到他西山別墅裏去遊玩。木蘭邀了曼娘同去。到了那裏，傅先生殷勤招待，並替他們介紹先到的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環兒，孔家也是四川人。孔立夫父親早故，並無家產，現住在四川會館裏邊，是不出房錢的一家三口，貧苦度日，倒也很快樂。況且立夫極孝順母親，所以傅先生很契重他，將自己的藏書借給他閱看。木蘭和他相見之後，便覺得他英氣勃勃，語言爽直，與曾家幾個兒子的執袴樣子迥然不同。又在出游碧雲寺玉泉山等處名勝的時節，看見他處處攙扶着他的母親，十分小心，所以心裏很敬重他。不知不覺之間，竟發生了一絲的愛情，因此引起了以後的許多經過。姚太太也極喜愛立夫的品性行為，很希望他和體仁成為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所以兩家回到城裏之後，姚太太就請他們母子三人到家裏吃飯，並請傅先生夫婦作陪。閒談的時節，傅先生勸斯庵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在此時代，非如此不足以廣學識而求出路。斯庵很贊成。姚太太心裏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倒很

高興，以為藉此可以不看見父親的嚴厲面目。體仁的脾氣很不可解，他視兩個妹妹如同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和，尤其和銀簾要好。銀簾因聽到體仁有到英國留學的說話，便向他撒嬌撒痴，鬧得體仁坐立不寧，想了半天，覺得銀簾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妹子說，英國不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則沒有敢聲言。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拿辮子剪去，又叫他去穿西裝，以便逐逐地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大好，好似換了一個樣子。有一天立夫來探望他們兄妹，莫怨看見他的皮鞋實在髒的利害，也不問他願意不願意，特叫銀簾拿了一盒皮鞋油來，替他擦亮了，方始滿意。過了幾天，體仁的行期已定，曾家特地設宴替他餞行。傅先生答應在六月中陪他到天津去乘海船。所有的人當中，惟有銀簾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姚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數年的別離，所以很傷心，時常哭泣。但藉此可以斷絕他和銀簾的關係，便硬了心腸，不加反對。在體仁動身之前某一天的晚上，姚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做假髮。體仁回說已經送給銀簾，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簾。姚太太心裏自然很氣，但面子上依舊隨口答應，想等他動身之後再打發她走。體仁以為母親真個答應，就跑去告訴銀簾，叫她耐心守着，並叫她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簾很感激，說除了死，決不出姚家的門。這時斯庵對待體仁也和善了好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

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萬不可以再入墮落之途。』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則叫他時常寫信回來。那一天的晚上，一家之中充滿了和融的氣象。

第二天早晨，斯庵和木蘭等都到火車站送體仁上車。惟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利害沒有去。立夫也在那裏送行。在回家的途中，立夫很有些感觸，自恨沒有到外國去留學的能力。斯庵則在馬車上和木蘭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變過來。』木蘭回說：『別的不談，但願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可以從此解決，也就罷了。』

七月的中間，馮舅老爺帶了太太和七歲的女兒紅玉回到北京。姚太太在他回來之後和他計議了好多次。有一天便喚過銀簾，和她說她現在年紀已大，應該擇配出嫁，答應替她以京城裏挑一個好好的丈夫，並給她一副豐厚的嫁裝。銀簾聽了此話，駭了一跳，立刻懇求太太可否讓她再待幾年。太太說這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銀簾的嬌母馮舅老爺來懇請如此辦理的。銀簾想了半天，無可對付，便說，那末至少須有她嬌母的來信爲憑，方肯出嫁。太太回說，這也可以的。叫馮舅老爺寫信去叫她的嬌母寫封信來便了。銀簾回到自己房裏，哭個不止，極恨太太的辣手，但也沒有辦法，她祇好靜待發展，再定方針。

這年夏秋之交，北京雨水甚多，接連下了十幾天還不停止，所以木蘭等也都不大出門。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體仁從香港寄來的信說，沒有赶上外洋船，所以暫住香港旅館等話。其實是體仁在天津上船之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英國留學生，說起留學的苦況，不免過甚其辭，以致駭得體仁到了香港之後不敢再向前行。好在身畔帶着一千多塊現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子，因即寫了一封信回家，推說沒有赶上洋船。過了幾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說，他已改變宗旨，要在香港進學校讀書。並寄來兩副象牙紐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銀粉盒給銀簾。此外還有些圖畫明信片，請託她們轉送曾家弟兄和孔立夫的。姚太太得了此信，氣得手足冰冷。銀簾則暗暗得意，這一天竟冒著大雨出門一次。大家都猜她是去託人寫信給體仁。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道謝體仁送給他的物品，並探望斯庵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雨坍了屋頂，以致暫時只得在廊下安身。斯庵聽了很爲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起初尙要客氣，經不起斯庵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方答應次日搬來。自此孔氏母子三人便暫時寄居姚家。有一天吃飯的時節，斯庵談起曾家的第二個兒子靖亞已和牛家的素雲定親。立夫便問：『是不是牛尙書的小姐？』並說，牛家的第二個兒子通玉原和他同學，不久之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而恨教習不留情面，竟拿

了手鎗去恐嚇，致被學校開除。他懷恨在心，又派人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聽得木蘭姊妹們都搖頭吐舌說，天下那有這種野蠻的人。又說起體仁的事情，立夫說他有這樣的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豈不可惜。斯庵面孔頓時改變說：『這個孽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又說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調查他的實在情形，立夫一定住在姚家，雖然沒有幾天，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甚是看重立夫，不論什麼地方都很體貼他。莫愁甚至親手替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要莫愁。媳婦，但因貧富懸殊，不敢開口。立夫常到斯庵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斯庵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給他的念頭。

會家的曼娘聽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特地去看。到了姚家一見果是立夫母子，又見木蘭姊妹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斯庵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之後，就慫恿翁姑趕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立夫母子辭了姚家搬回去住。接着就是曾太太帶了曼娘親自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不過木蘭略有些過意，以為自己已經許給會家，那末莫愁自是許給孔家。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不免生了羨慕的念頭。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斯

庵，談話之間斯庵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斯庵便說願意將莫愁許給他，即請傅先生為媒。傅先生欣然答應，於是這樁親事也成功了。

這時傅先生已在天津設了一所女學校。斯庵已和傅先生說定，將兩個女兒都送到那裏去讀書，在將要離家赴校之前，銀簾忽然失蹤了。前一天的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簾看，說是她的嫡母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簾細算日子，這回信不應來的這機快，而且嫡母是不識字的，更難辨別真偽，所以決定這信是姚太太和馮舅老爺假造的，便在那天的晚上，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又帶了體仁送她的兩個翡翠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了出去，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內的熱鬧區中，在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次日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館中，將一隻翡翠戒子賣了二百塊錢，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內租了一間房子搬去住着，決計耐心等體仁回來。同住的房東是一位華婆子，烟癮很大，丈夫早出晚歸，但不知幹的什麼事情。丈夫出去之後，常有陌生的人來，到她的房裏邊抽大煙。有時丈夫回來之時，看見房裏尚有客人，便依舊出去。銀簾細看了幾天，便知她是賣公烟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奸匪。她和銀簾談談說說，很是投機，銀簾於是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就教導了銀簾許多的對付方

法。

姚家自從銀簾逃走之後，也曾派人四面去找，並且希望從那條狗的身上得到線索。但是找了幾天，並沒有影踪。又夾着木蘭和家的三少爺與亞定親過禮的大事，愈沒有功夫顧到這件事，心裏都以爲走了也就算了。所以銀簾倒能安穩地住在華嫂家中，沒人去驚動他。

璧仁在香港已接到銀簾的信，心裏憤恨母親的破壞語言，就寄了一百塊錢給銀簾，叫她安心等待。同時斯庵也已接到朋友的回信，知道了璧仁的一切行爲。璧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便花天酒地的胡亂用錢，不到二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千幾百塊錢已所餘不多，便寫信向父親索取。斯庵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叫他立刻回家，所以過不多幾天，璧仁已回到家中，精神頹唐，瘦而且黑，嘴巴上已留了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墨晶眼睛，身邊所餘的只有十三個銅元。斯庵看見了他，氣得話也說不出，立命人將他關在書房裏邊，餓他一天。後此仍由馮舅老爺出來討情說，不妨帶到舖子裏去學生意，可以監視着他，不許胡行，自安方應允將他放出來。次日果然由馮舅老爺帶着同到舖中，吃過午飯，璧仁推說去探望朋友，便離了舖子，依着銀簾所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他到之後，兩人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情話，和銀簾訴說她怎樣的苦處。華嫂子也幫着說話。自後璧仁

差不多每天到銀簾那裏去一次，並且常在舖子裏拿錢給她用。這時華嫂子已因銀簾恐怕被璧仁看破不便，所以勸她停止了招接外客，連那妍頭也割斷了，一切開銷統由璧仁承認。三個人很清靜地過日子。至於華嫂子是否和璧仁也有些不清不楚，那是祇有她們自己知道，但從此璧仁即被她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這時璧仁每晚回家，所以家裏邊暫時也沒被發覺，不過倒有些奇怪，何以璧仁竟不提起銀簾罷了。

這年寒假的時節，木蘭姊妹從天津學校裏回家，帶了一個同學來游玩。同學姓錢，名素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女子，眼鏡革履，一派新氣，不過脾氣尚好，所以和木蘭姊妹倒很投機。木蘭等回家之後，常請立夫吃飯，有時也到曾家去玩，不過因爲已經許親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得沒有像以前這樣勤。有時曾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也常避而不見。這時阿非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仄，因此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木蘭姊妹在寒假滿後，依舊回了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璧仁起初每天傍晚回家，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在晚飯後回家。後來愈弄愈遲，到家時總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遲早，總要等他到家後方肯去睡。璧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待，但是姚太太說，他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